

執  
戀

834  
GP88  
(3)

8628  
775

## 譯者的話

最近五年來，我爲應各刊物的要求，隨時選譯了一些歐美作家的短篇小說，總數將近三十篇，現就其中再精選了十四篇，刊行此集。

這些小說既是這樣陸續繙譯出來的，當然無所謂系統的介紹，不過選譯時，也未嘗沒有標準，過於高深難懂的作品，當然不譯，即過於通俗平庸的東西，也沒有選，選的都是趣味永雋而有文學價值的作品，任何一篇，只要我們仔細去吟味，都有它的特色，可供消閒讀者之娛樂，文學青年之模範的。

我譯東西的動機，並不一律，有時是爲自己的趣味，有時是爲編者的需求，有時甚至是爲朋友的告貸，自從農村破產，經濟偏枯以後，失業和失學的人，一天多似一天，我雖沒有錢，但總算是有一個業，所以每當至好來通融一點小款時，簡直沒有拒絕的理由，但自己家用頗大，薪水只够薪水之需用，並無多餘的錢，無已，只得賣力，於是乎繙譯，這是一種機械的工作，可以拼命的

趕，用不着什麼靈感也可以寫出那末多字來，而買到相當的錢的。這文章既是爲別人而寫，當然也用不着自己出名，所以常常是用受用者的名字發表，現在歸到這個集子裏，算是都回到了勞力者的名下。

民國二十四年九月 譯者序

# 熱戀

## 目次詩意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譯者的話                   | (一)   |
| 航空捐(Michael Zoschenko) | (一)   |
| 失業者(S. T. Semyonov)    | (七)   |
| 敗北(John Galsworthy)    | (二一)  |
| 熱戀(D. H. Lawrence)     | (五三)  |
| 馬車夫(Sinclair Lewis)    | (六五)  |
| 吃人會議(Mark Twain)       | (一〇一) |
| 跳蛙(Edgar Allan Poe)    | (一二九) |
| 御夫術(Anne Kinkelstein)  | (一三七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養雞的老人(Tan Hay).....        | (一五) |
| 余景(Marta af Sillén).....   | (二六) |
| 蘋果(H. A. Manhood).....     | (二六) |
| 母親(Nherwood Anderson)..... | (二七) |
| 青春之戀(Aldous Huxley).....   | (二九) |
| 蒼蠅(Kalman Mikszath).....   | (三七) |

# 熱戀

## 航空捐

Michael Zoschenko 作

航空救國的呼聲很高，大家都踴躍地捐助了。

有位職員，他曾坐過兩次「氣球」，是一個航空的老手，便自告奮勇到各百貨公司去募捐。

「同志，一個新時代要來了，」這位「專家」說，「一切的建設都要利用飛機從空中輸送……呃，所以……你應該捐助一點……」

所有的店員都很高興地捐助了。沒有一個人去和這位專家辯駁。只有在一家公司裏，在那會計處，我們這位專家才遇到了一個頑固的傢伙。那頑固的人，名字叫作特替咬筋，是一個會計員。

特替咬筋帶着譏諷地笑道：

『飛機嗎？……哪一種飛機？我爲什麼要把錢丟在這裏面？朋友，我老實告訴你，我是不輕易上當的。』

專家聽了這話冒起火來。『那是什麼話？你曉得這只是去買一架飛機，一架普通的飛機。』

『一架普通的飛機，』特替咬筋帶着一種苦笑地叫出來。『但是萬一它做得不好的話？也許第一次飛上去，就顛覆下來，那麼我們的錢不是等於拋到水裏了嗎？我爲什麼要出錢去買它呢？從前我替我老婆買一架縫紉機，每個輪盤我都是親自用手指試過的。……但是買飛機，我能够怎麼辦呢？也許那推進機不轉。怎麼辦呢？』

『你聽我說吧，』專家叫了出來。『那是在一個大工廠中製造的！在一個工廠！一個工廠！……』

『什麼叫工廠？』特替咬筋諷刺地問道。『我雖然沒有坐過氣球，但對於這種勾當，也還懂得一點。那錢將要被另外一個工廠得去，而那裏對於飛

機是什麼也不懂得的……啊，你不要失望地搖手，我還是會出錢的。我並不吝惜錢……我只要求公正。錢就在這裏……我甚至還可以代替弭此留丁捐一點，他今天請假了……請你。」

特替咬筋掏出一個荷包來，照市價算出一個金盧布，作為他自己的捐款，另外又加了二角五分作為弭此留丁捐的，然後簽上他的名字，再把錢數了一遍才遞給那位專家。

「錢在這裏……我唯一的條件就是請允許我到那工廠裏去，讓我自己去看那工作是怎樣進行的。你知道俗話說得好，親眼看的金鋼鑽，別人看的是玻璃。」

特替咬筋獨自還忿忿不平地咕嚕了半天，才回到他的算盤上去。可是他的心思被擾亂得太厲害了，他不能做事。

從那以後，有兩個月他都不能夠做事。他就像一個影子似地，老是跟在那位專家後面跑，每回在走廊上都要攔住他問那捐款的下落怎樣了，每個

人捐了多少，和那飛機是在哪個工廠裏定做。

當那款子捐齊，飛機去定做了，特替咬筋却帶着一種滑稽的神氣，去訪問了那家工廠。

『喂，兄弟們，你們做得怎樣了？』他問那些工人。

『你問的是什麼？』工程師問。

『我問的是什麼？』特替咬筋吃驚地叫出來。『我捐了錢造一架飛機而他還要問我……你現在是在爲我們造着飛機呀……我要看一下。』

特替咬筋化了好一會工夫，這裏那裏去看那些材料，有些甚至用牙齒去咬着看看。

他搖了一下頭。

『你看這個，兄弟，』他對工人說。『你們現在是替我們在做着這個，要注意牢一點做了呀……我曉得你們……你們都是些無賴漢。做好了以後，我們是要看那推進機轉不轉的。我是一個老練的人，我曉得你們那些勾當』

的。對不起。我是一個講究實質的人，可以說。」

會計員特替咬筋又在工廠裏面走了一遍，聲言下次還要再來，於是才走出去了。

從那以後，他每天都要到那工廠裏去。有時，他還一天去兩次。他要加批評，裝好了的他要把它拆散來看。他又強迫他們換過新的材料。有時他還跑進繪圖室去看那些設計。

『我疑心，』那工程師不勝其擾，有天再也忍不住了，便說，『我疑心是……啊，我不曉得要怎樣說才好……我們將照你的意思來造那架飛機，就這一點來說，請你不要大驚小怪……但是我想請你不要胡亂跑來……要不然恐怕我們只好拒絕不造了……你當個代表自然應該懂得規矩。』

『什麼代表？』特替咬筋問。『我怎麼會是個代表呢？那除非是你派的就差不多。我完全是以私人的資格來看的。我捐了一點錢對這個飛機……』

『不是代表，』那工程師悲鳴起來。『那末，你碰了什麼鬼要捐？』

『你問我捐了多少錢嗎？哼，一個金盧布。』

『一個盧布，你說什麼，一個盧布？』工程師大吃一驚地問。

他把桌子抽屜打開來，拿出一個盧布向特替咬筋擲去。

『滾你媽的蛋，拿起你這一個盧布去……』

特替咬筋聳了一聳肩膀。

『也好，』他說。『如果你不要，就退還我也好。我並不一定需要你。我可以到別的地方去定做。我是很老練的。』

特替咬筋受下了錢，放到荷包裏，便走出來了。隨即他又回轉來。

『那末弭此留丁的錢呢？』他問。

『弭此留丁的？』工程師咆哮起來。『弭此留丁的，老滑頭？』

特替咬筋嚇得連忙關了門，走出街上去了。

『金錢浪費，』他細聲說。『二角五分竟上了那流氓的腰包了……而且還是一個造飛機的工程師……』



時候



格拉辛回到莫斯科來的時候，已經快到聖誕節了，那時要找工做是極其困難的，做工的人都希望得到一點節賞，縱然是個極不好的事情，也不肯馬上丟掉。可憐這鄉下的孩子，東奔西走，一連找了三個禮拜，都沒有找到一個位置。

他有時住在親戚家裏，有時住在同鄉的家裏，雖然還沒有感到很大的困乏，可是想到像他這樣一個強壯的青年竟不能找到工做，不免使他喪膽了。

格拉辛從極小的兒童時代起就住在莫斯科。當他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，他就是一個釀造啤酒的工廠裏做洗瓶子的童工，後來又在一家公館

格拉辛

莫斯科

裏當下僕。最後兩年他被一個商人所雇用，如果不是被徵回到他的家鄉去當兵的話，他現在應當還在那商店裏做事呢。可是，徵兵的結果，他並沒有被徵募去。老住在鄉下，他覺得太無味了，他不慣於那種鄉村生活，所以他決定與其留在鄉下，不如到莫斯科來混日子。

閑着手在街上踱來踱去，一刻一刻地使他感着不安起來了。爲着找尋一個噉飯的地方，他盡力地攢營了。他所有的熟人，他都去麻煩過，甚至在街上遇見了認識的人，他都要去問他們是不是知道那裏要人用——但一切都不成功。

最後，格拉辛再也不能忍受這樣去累他的朋友了。有的見他來就覺得頭痛；有的爲着他還要挨主人的罵。他簡直弄得完全沒有辦法了。有時他一整天的沒有一點東西吃。

有天格拉辛去找他一個住在莫斯科頂遠的市外靠近所可尼(Золотой)地方的同鄉。那人是一個名叫謝洛夫的商人的馬車夫，他在那裏做了多年了。他很能迎合他主人的心意，所以謝洛夫絕對地相信他，處處都表示很寵用他的樣子，他之所以能得到他主人的信用，主要是因爲他那三寸不爛之舌。他常要到主人跟前，去進關於其餘一切用人的讒言，謝洛夫因此很看重他。

格拉辛走到他那裏去向他問好。那馬車夫正當地接待了他的客人，泡茶拿東西給他吃，並問他現在做什麼事。

「糟極了，耶果·丹尼里支，」格拉辛說，「我有好幾個禮拜沒有找到工做了。」

「你去求過你的老主子了麼，要他再雇用你？」

「去求過了。」

「他不肯再雇用你了麼？」

改院菜一

又改院菜一

『那位置已經有了人了。』

『對啦。這就是你們年輕人的做法。你平素服侍你的主子是那樣的，所以你們一旦辭了出來，便總是把你們回去的路塞了。你們應該把你們的主子服侍得他們非常想念你們，在你們離開了他們的時候。那末，你們下回再去，他們就不會拒絕你們，而寧肯開除那新來的代替你們的人。』

『那怎樣能做得呢？近年來已經沒有那樣的主子了，而我們又都不是天使。』

『強辯有什麼用呢？我且把我個人的情形說給你聽吧。只要不是有什麼特殊的原因，我是永遠不會打破這個飯碗而非回家去不可的。我就出去一次再轉來，不僅謝洛夫先生會一句話不說就收容我，而且他還很高興再用我呢。』

格拉辛沒精打彩地坐在那裏，他看見他的老鄉滿口牛皮，他也就趁勢恭維他兩句。

『那我早曉得，』他說。『但是世界上有幾個你這樣的人呢，耶果·丹尼里支！如果你不會做事，你的主子也不會用你到十二年之久呢。』

耶果的眼睛變成一字形了。他很喜歡別人恭維他。

『對啦，』他說。『如果你是和我一樣做的話，你一定不會好幾個月找不着工做了。』

格拉辛沒有回答。

耶果的主人來叫他了。

『請坐一下，』他對格拉辛說，『我馬上就來。』

『好好。』

### 三

耶果轉來說在半點鐘之內，他就得把馬收拾好，預備送他主人進城去。他吸燃了他的煙管，在房間裏兜了幾個圈子之後，於是在格拉辛的面前站

住了。

『喂，孩子，』他說，『如果你要的話，我就去求我主子要他在這兒雇用了你。』

『他要人用嗎？』

『我們已經有一個人，但是他不頂好。他年紀大了，做那事情很難。幸虧我們的鄰舍不大考究，警察對於弄得這樣一塌糊塗也不來麻煩，要不然的話，那老傢伙真是沒有力量可以把那個地方弄得十分清潔，可以使別人滿意。』

『哦，如果你可以的話，就請你真的替我說說吧，耶果·丹尼里支。我將終身替你祝福。我不能再是這樣游蕩下去了。』

『可以，我一定替你去說。你明天來聽消息好了。這兒有十戈比(Kopek)你拿去罷。放在手邊方便一點。』

『謝謝，耶果·丹尼里支。那末你一定替我去說的吧？請你幫幫我的